歷史與空間

■肖 薊

陶醉在廈門攝影博物館

位於廈門市集美區銀江路132號的廈門攝影博物館，是一個集老相機陳列、老照片展覽，以及攝影體驗於一體的公益項目、專業展館。那天，適逢「彼岸有風情——台灣攝影作品展」在該館開展，我從石鼓路住地出發，抄近路穿過佔地面積47,000多平方米的「敬賢公園」，從公園北側往北上行，前後不過十分鐘，便抵達目的地。站在攝影博物館門口，瞄了幾眼，但見一字型樓梯兩側，擺滿了慶祝影展的花籃。當我拾級而上時，目光立馬被牆上掛着的「廈門市攝影家協會創作基地」、「集大攝影學會創作基地」、「高雄市攝影學會廈門攝影創作基地」、「美國奧斯丁華人攝影協會創作基地」等牌匾所吸引。

進得二樓展廳，從影展《前言》中得知，初夏五月，廈門市攝影家協會主席楊景初先生等一行19人，應邀赴台作為期十天的「遊攝之旅」——從台北南投，到屏東高雄，一路向南，且行且攝。本次所展圖片，是他們用鏡頭記錄的台灣山水、人文風情。2010年，我有幸參加福建省農學會組織的赴台考察活動，盡情領略了祖國寶島的旖旎風光。欣賞着圖片中的台灣風情，有一種如臨其境的感覺，心中泛起對台灣之行美好回憶的漣漪。

廈門攝影博物館設在三樓。一個多世紀前，廈門淪為「五口通商口岸」之一後，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就有西方人士帶着相機拍廈門，也有愛國華僑桑梓報國興業，投資廈門的影視行業，使廈門一度躋身全國影視業領軍者行列。參觀了攝影展，我從二樓西側登上三樓，但見館內幾組高大的陳列櫃靠牆而立，上面整齊有序地陳列着該館收藏的德國徠卡、祿來，瑞典哈蘇等300多部不同品牌、不同年代、不同造型，頗為珍貴的膠片相機。面對這些「退役」相機，我心在想，它們曾經都有過各自的榮耀，且從不同層面為人類作過貢獻。如今它們完成了使命，也該靜靜享受清閒了。據館內展示的文字資料顯示，這些相機，多數是從歐美和日本業界收購來的，也有從內地攝影界收集來的。其數量和門類，基本涵蓋了世界相機發展的軌跡。博物館內還展出不少該館收藏的1870至1970年間，拍攝於廈門的珍貴歷史照片。此外，攝影博物館裏還有傳統攝影、暗房技術的介紹與體驗場所，讓參觀者和愛好者們，加深對攝影「前世今生」的了解。一番參觀下來，不單大開眼界、大長見識，而且感慨萬千、令人陶醉。

攝影術的發明，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創舉。早在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，歐洲就出現了供繪畫用的「成像暗箱」。1826年的一天，法國發明家尼埃普斯，在白蠟板上敷上一層薄瀝青，利用陽光和原始鏡頭拍攝窗外的景色，歷時八小時曝光，經過薰衣草油沖洗，成功拍攝出世界上第一幅永久性照片——《窗外》。後來，法國美術家、化學家達蓋爾，發明了銀版攝影法。1839年8月19日，法國政府在法蘭西學院向世界宣布了「攝影術」這一偉大發明，從而極大地推進了攝影術的普及。在很短的時間裏，攝影術不脛而走、不翼而飛，迅速在西方國家風行起來。從此，人類可以用「第三隻」眼睛把看到的物體定格並保存下來，圓了人類數千年之夢。近200年來，攝影不僅真實直觀地留住了歷史，而且成為平面視覺創作的一種藝術形式。

參觀得知，自1839年開始，攝影術已經走過了從誕生到成熟的漫長路程，經歷了四個發展時期。即，西元前400多年至1870年，攝影術的誕生和初期發展；1870至1914年，攝影術快速發展期；1914至1960年，攝影術成熟期；1960年以後，攝影術電子化高速發展時期。追思攝影發展歷史，在之前的幾千年間，能夠把人們肉眼看到的物體，甚或鏡子裏所照的東西固定下來，成為人類孜孜以求的夢想。值得國人驕傲的是，全世界攝影史學家都公認，攝影光學的先驅是墨子。墨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小孔成像理論。西元前400多年，中國哲學家墨子觀察到小孔成像現象後，記錄在他的著作《墨子．經下》中，成為有史以來對小孔成像最早的研究和論著，為攝影的發明奠定了理論基礎。這個理論一直是攝影的基本理論，即便現今的數碼攝影，也是根據這個基本理論形成的。墨子之後，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和數學家歐幾里德、戰國時期法家韓非子、西漢淮南王劉安、北宋科學家沈括等中外科學家，都對針孔成像作出過論述。只是，針孔影像，可觀察運用，卻無法記錄。

實踐出真知，探索促發展。伴隨着攝影技術的發展，攝影器材也不斷發展。有人把它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：1839至1924，為相機發展的第一階段，其間出現了一些新穎的鈕扣形、手槍形等照相機；1925至1938，為相機發展的第二階段，在此階段，德國的萊茲、羅萊、蔡司等公司研製生產出了小體積、鋁合金機身等雙鏡頭及單鏡頭反光照相機；1939年之後，為照相機發展的第三個階段。此階段前半期，黑白、彩色膠片的品質有了進一步的提高，光學工業製成了含有鈦、鎘等稀有元素的新型光學玻璃，從而更好地校正了攝影鏡頭的像差，使鏡頭向大孔徑和多種焦距的方向迅速發展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至今，為第三階段後期。這期間，光學傳遞函數理論進入了光學設計領域，出現了成像品質高、色彩還原好、大孔徑、低畸變的攝影鏡頭……

■廈門攝影博物館　作者提供

雖然，2000多年前，墨子就提出了「小孔成像」理論，但中國的相機工業，卻是建國後才逐漸發展起來的。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，北京照相機廠、天津照相機廠、上海照相機廠、廣州照相機廠、哈爾濱照相機廠、杭州照相機廠、南京照相機廠等中國第一批相機生產廠家先後應運而生。這些企業，初期側重仿製國外相機，生產以120雙反相機和小型135相機為主。在後來的歲月裏，我國的照相機產業不斷發展，及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，主要相機生產企業達到19家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，隨着競爭加劇，多數相機企業，或者倒閉，或被合併，僅有上海照相機廠、江西鳳凰照相機廠、北京照相機廠等幾家企業生存下來。毋庸諱言，中國並非世界知名的相機生產國家，但有其自身閃光的亮點和歷史。

45年前，我有幸參加江西九江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舉辦的「通訊員培訓班」，除了新聞稿件寫作，還有攝影入門培訓，第一次接觸到海鷗雙鏡頭120相機，掌握了點滴「攝影入門」基礎知識。從那以後，見到相機，手就發癢。30年前，到福州出差，買了一台柯尼卡（KONICA）相機；10多年前，女兒為我買了一台廈門松下電子資訊有限公司生產的萊美（lumix）相機。前者是「傻瓜機」，後者是「數碼機」，二者都沒用過幾次，就束之高閣了。不是攝影興趣「退潮」了，而是攝影設備「簡約」了——一般風景照、生活照，一部手機就搞定了。我相信，用不了三五十年，攝影器材一定比現在的更先進、更便捷。到那時，即便是今天的名牌攝影設備，也要「光榮退休」走進攝影博物館的。

字裏行間

■黃仲鳴

荷風吹得人人醉

瘟疫蔓延時，網上授課，我要學生寫一篇「疫情下的日常生活」。結果，沒有一篇令我滿意，我說：「你們有沒有看過日本作家永井荷風的隨筆？」結果是，沒有一人看過；也不知有永井這人。

永井荷風（1879-1959），被譽為善於狀物描景，細微之事，一經他的筆觸，每化成絕唱。當年看日本文學作品，只喜太宰治、谷崎潤一郎、三島由紀夫，對唯美派的永井荷風，並不喜歡；至於得諾獎的川端康成，觀感也麻麻而已。

近年，偶拾永井書，有時一翻，便有不能放下之勢。畢竟，人生變了，也多了感觸，對永井的觀察入微，淡淡道來，讀之另有韻味。

惡評學生文章後，竟有一女生，購了一部永井荷風的書《荷風細語》，拿來給我品評。我說：「這書好極了，你好好細讀，寫篇讀後記給我如何？」

這書的譯者陳德文，我孤陋寡聞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書前有〈導讀〉，作者李家豪，引書中〈草帚〉一段：

「年中之勝景當推首夏之新樹或晚秋之黃葉。在這兩個時節裏，夕陽最美，或浸染於密葉之間望之如彩緞，或映照於黃葉之上觀之賽錦緞。然而新綠似花須臾而過，此種軟綠不長，待梅雨放晴，陽光漸強之時，綠色亦漸濃黑，遂沐於盛夏的塵埃中。不久，朝夕寒氣砭膚，風打枝梢騷然有聲，葉子邊緣變得薄黃，次第波及日陰處的小枝。木葉色變，蕭蕭而落。」

■永井的荷風，薰人欲醉。 作者提供

這段好極了，李家豪說：「寥寥數語卻寫盡景物朝夕季節的變換，不誇情不蓄意地展現最自然的風貌。」不錯，永井的小品，有哪篇是「誇情」的？

最為我「驚艷」的是，在清末的上海，他有這樣的觀察：

「當時我看到年輕貌美的中國人，辮子梢頭編織着長穗子的綢帶，每走一步，那綢帶梢兒碰在穿着緞子鞋的潔白的足踝上，不住地擺動。我想這是多麼優美纖巧的風俗！那織着漂亮花紋的綢緞長衫上，罩着色彩鮮麗的滾邊的大外褂，成排的鈕扣上運用象眼繡精巧地鑲嵌着寶石，長穗的綢帶上還綴着各式各樣的小袋子。看到男裝之美甚至超過了女服，實在令人羨慕不已。」〈十九之秋〉說中國人「年輕貌美」，「男裝之美甚至超過了女服」，永井的細膩描述，着實令我驚訝。

網上有介紹永井是「一位從花街柳巷走出的文豪」，可惜，這是標題黨，內文卻沒詳介他如何出入「花街柳巷」，只說「作品有不少描寫花街柳巷生活，抨擊了明治末年社會的庸俗及醜惡」，初讀我還以為永井是個「浪蕩子」呢。

永井十六七歲的時候，因染了流行性感冒（什麼病毒？）而停了學，讀了不少課外書。漢書有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和《三國演義》。後來還跟父親學習作漢詩、日本俳句。這種學習和訓練，對他日後的寫作大大有幫助。他對蘇東坡的絕句：「梨花淡白柳深清，柳絮飛時花滿城。惆悵東欄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。」細緻看人生，淡寫人生，正是永井文章之優勝處。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■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細藝、細藝嘢．食大茶飯、大雞唔食細米．大把貨、鬥長命

廣東人當遇上有一段時間沒見面的友人會向對方說「有乜細藝？」「細藝」，也作「玩藝兒」，指用來寄託情趣、打發時間的事物或搞作。如唱歌、作畫、打牌等；「小玩藝兒」則指小技巧、小技藝等不足登大雅之堂或微不足道的事物。廣東人叫「小玩藝兒」做「細藝嘢」，當中「藝」讀「危4-1」。由於人們多不知其來龍去脈，所以一般會把它寫成「細哎嘢」、「細囈嘢」。

年長的香港人對「世紀賊王」張子強應很有印象，有該稱號是因他擅長「食大茶飯」，最為人樂道的是先後於1996年和1998年綁架城中兩名超級富商，共涉贖金高達16億港元。以下是《廣州日報》對「食大茶飯」的詮釋：

> 舊時家貧者買不起「整片好葉」的那種好茶，只能買碎葉末的次茶，「大葉好茶」就得偶爾在飲宴吃酒席上品嚐，因此酒席的「飯」被俗稱為「大茶飯」。由於酒席飲宴的食物比普通日常飲食好，所以「大茶飯」被用來形容「油水」豐富的事，後來「食大茶飯」被引申為「做大買賣或做大事」的意思。

上文的撰稿人把「大茶飯」看成「大茶」加「飯」來理解，正正掉進了「按詞尋解」的陷阱中。其實來由簡單不過，「茶飯」指茶與飯，泛指飲食；「大茶飯」就是指豐盛的飲食，試問如果不是做了大買賣又哪來大茶飯吃呢？於是人們借「食大茶飯」來比喻「做大買賣」了。後來「大茶飯」也用來比喻大事或大宗的非法勾當。

廣東人有句「大雞唔食細米」——「大雞」借喻富人、有頭有面有實力的人或者大商家、大學者、大企業等等地位高的人或單位；「細米」指碎米，借喻小事情、小金錢、小課題等「細藝嘢」。全句可指富人不賺小錢；大人物不做小事；大商家不接小生意；大企業沒興趣投資小項目；大學者不做小學問；比喻只「食大茶飯」，不屑做「細藝嘢」或賺小錢，有自視甚高成分。

「粵語研究」一向都被認為是「細藝嘢」。究其原因，所涉語料多來自民間，予人層次較低，做這類研究屬有失身份，所以從來都不受中文學者所重視，正是「大雞唔食細米」。然而，近年這種形勢起了若干變化。回歸後，香港人，尤其年輕一代，對身份認同大多傾向於「本土」，間接造成了「高度重視粵語」甚或「拒普撐粵」的局面。市場上馬上出了一些「聰明人」，為了爭取支持度以贏得地方選舉，有政客站出來「撐場」；好些大學中文系教員或被媒體吹捧出來的「粵語專家」蜂擁而出，通過網上或報章撰文、出書(每多取用網上未經驗證的資料，再加入個人觀點拉雜而成)或拍攝粵語電視特輯(部分特意引入粗鄙成分以譁眾取寵)，以獲取知名度甚或厚利。原來的「細藝嘢」竟搖身一變成了這群「抽水」一族的「大茶飯」，始料不及。

「大把」形容數量很多。廣東人特別喜歡把「很富有」說成「大把錢」。如超級市場的庫存充足，我們可說它「大把貨」；如說某人「大把貨」就是指他財力雄厚或能力非凡。

「鬥搏命」，即「搏命」，指以性命相拚鬥。「鬥長命」指與某些事物的生命作競賽，意味着要堅持下去，比方說：在娛樂圈要「鬥長命」——不言棄，總會有發展的機會；與你的敵對者「鬥長命」，看誰最終倒台！ 國學大師饒宗頤曾說：「做學問不是『鬥搏命』，而是『鬥長命』。」就筆者的理解，當中蘊涵極具啟發性的意義——即便你「大把貨」，「鬥搏命」的行徑沖昏了頭腦，不利做好學問且會令「身心」受損，如是者便無法如願前行。為了不讓人生留下遺憾，奮力做學問的同時也需注重「身心」平衡，這才可營造出「鬥長命」的條件。據說饒公由十來歲起，每天堅持「打坐」，加上篤信佛學、精研佛法，間接為「身心」提供了充足的養分，無怪他可在「長命」的狀態下進駐無數個學術領域，且較不少哲人探得更深、走得更遠了。

不知不覺，《粵語講呢啲》走到了第200期，饒公的「鬥長命論」正好對筆者要搞好粵語的信念打下一口強心針；往後日子，走向預告如下：

> 粵語完全唔細藝，我會奮力使留低；
> 博大精深助長知，鬥長命嚟話你知。

詩語背後

■江 鄰

自由的張力（下）

十二年轉瞬即逝。現場的熱鬧場面，已如過眼雲煙。只有那句反覆響起的口號深入腦際，彷彿穿透時空：Yes，We Can！

Yes，We Can！歷史，掀開了新的一頁。可這一頁掀得如此迅猛，如此乾淨利落，心裏總覺得有些突兀，有些忐忑。難道，與新的時代相比，自己的心變得陳舊了麼？

回憶起當初奧巴馬帶領他的支持者們，狂熱地歡呼「Yes, We Can！」，我想到一個粵語詞彙：搞掂。據說，搞掂正是Can Do的音意合譯。事隔多年後，從今天的情況看，奧巴馬個人也許搞掂了，但美國終究未能搞掂。

2008年的凱歌行進，是不是走得太快了，導致自由的張力失控，超越了彈性限度？美國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相對保守的社會，真的做好了接受黑人總統的準備嗎？在法律制度和政治倫理層面，種族歧視也許已成為一具殭屍，而種族偏見卻根植於很多人心裏。「政治正確」的軀殼掩蓋了潛在的矛盾，一旦社會失衡，理性的面紗被撕破，人性的善得不到發揮，惡便會膨脹。對善的張揚和對惡的抑制，都不是簡單的說教所能做到的。它必須形成一種社會習慣，根植於適宜的環境之中。就像空氣，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，卻無時無處不在。

2020年夏，美國公共電視網（PBS）推出紀錄片《美國大分裂：從奧巴馬到特朗普》，追溯了2008年以來12年間的黨爭，揭示出美國走到如今這一步的必然性。全片上下兩集，上集講述奧巴馬八年任期及特朗普崛起，下集講述特朗普如何利用並加深國家的分歧來進行政治鼓動，達到自己的目的。

奧巴馬當初的雄心壯志，以灰心喪氣收場。本以為黑人總統當選，是美國團結的新象徵，沒想到導致右翼大反彈，造成社會大分裂。反彈不僅針對民主黨，連共和黨建制派也被整得狼狽不堪，使右翼民粹主義得勢。特朗普與以前所有總統都不同，他不訴求國家的團結，而一直奉行鼓勵和支持分歧的策略。他可以棄種族和諧、性別平等、大國責任等「政治正確」於不顧，赤裸裸推行右翼價值觀，把美國搞得烏煙瘴氣，也讓世界雞犬不寧。

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頸而死，觸發反種族主義大騷亂。面對事態，特朗普公然聲稱：敢搶劫，就開槍（When the looting starts, the shooting starts.）。這句挑釁式的話，出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高漲時期，佛羅里達州邁阿密一名對黑人抱有偏見的強硬派警長沃爾特．黑德利。黑德利的言行激化了美國的種族主義矛盾，因而被視為「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者」。特朗普作為一國總統，如此不避諱自己的種族主義立場，也夠奇葩的了。果然，話音未落，輿論一片嘩然，抗議事件更加失控，放火燒車和搶劫商家開始在全美蔓延。

與此相對應，一場伸張正義的大秀，在歐美政客中迅速上演。黑人女社會活動家坎迪斯．歐文斯深刻指出：「黑人的生命對白人自由主義者重要，每四年一次，就在大選之前。」可以想見，面對如此情勢，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，當年奧巴馬的副手，也許會物色一位黑人作為競選拍檔，以爭取黑人選民的支持。如果說奧巴馬是對白人至上主義的否定，特朗普則是對奧巴馬的否定，現在需要的是：否定之否定。治大國如烹小鮮，美國需要一層溫情的面紗，再經不起赤裸裸的撕裂和折騰了。

自由是有邊界的。而且，自由不是免費的。美國的開國精神，固然勇猛精進，卻不乏鐵血柔情，剛柔並濟。2008年總統選舉結束後，我從西海岸的舊金山來到首都華盛頓。當我站在華盛頓國家廣場上，看着高高聳立的華盛頓紀念碑和安然穩坐的林肯紀念堂，不禁想起古老文明中關於「1」和「0」的意象：「1」是陽，代表進取；「0」是陰，代表包容。一陰一陽，謂之道。情由景生，思緒如縷，穿過歷史滄桑，匯成一首《華盛頓國家廣場暢想》——

那不是一根巨大的陽具麼
劍指藍天，跋扈飛揚
美國國父的紀念碑
演繹着至純至陽的暢想
彷彿初創的美利堅民族
大無畏拓土開疆

對面一扇陰門坐落在綠草坪上
雄渾包容，恬靜安詳
那裏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
直面民族至暗時刻
以非凡的勇氣和普世的情懷
挽救希望，重塑聯邦
高大而空曠的牆面
鐫刻着幾行驚心動魄的文字：
置身這座紀念堂
就是置身於人民的心臟

堅毅與寬容的偉大結合
孕育出美國民主的殿堂
國會山上一排頂天立地的漢子
守護着一代代鮮血鑄就的理想
兩側冷冰冰的石頭上
數十萬遠征的英靈若隱若現
如無聲的雷霆詮釋着
這片河山最真切的期望
自由從來不是免費的
智慧作靈魂，勇敢作脊樑

這是一個雄氣勃勃的廣場
這是一片碧波瑩瑩的海洋